胡少師總集

胡少師總集卷四

宋績溪胡舜陟著　　裔孫培翬編

奏議

奏論宦官之害疏

臣聞傳曰羽翮不脩不致千里閫內不理無以整外此言治遠自近始也今國破主辱宗社僅存必欲振已顚之緒成再造之邦臣願陛下治自近始而近者莫若宦官昔歐陽修著論切而當皆漢唐已驗之迹誠可爲後世鑒戒惟我祖宗鑒漢唐之所以亾而防

微杜漸其制尤備城狐社鼠不得肆其奸自崇甯以來祖宗之制壞廢殆盡而政事號令悉出閹寺因循積靡以成今日之禍臣請爲陛下言其本末始蔡京當國圖爲根深不拔之計復萌移鼎不臣之心遂結宦官倚爲肘腋假以峻秩付以事權於是羣小蝟毛而奮起膺節鉞之重位師傅之崇者比比皆是童貫握兵柄於外以壞軍政梁師成執國政於內以壞朝政李彥掊克以害民楊戩營繕以傷財此則內侍之渠魁者其他營求聲色刱造游晏更新侈靡市花木

禽獸以熒惑人主之心術者如王仍張見道鄧文誥之徒不可悉舉賞罰生殺出自其口所喜則致之青雲所怒則擠之陷穽差除舉措悉由中出宰相充位奉行文書至政和宣和間其勢尤盛各立門戶公受貨賂以販鬻官爵凡駔儈下流奴隸庸材皆引以爲公卿侍從牧守使者故政和宣和所除宰執盡出其門當時大臣與粱師成書顯稱門生略無慙愧士大夫相習成風皆以附麗內侍爲榮自大臣以至州縣小吏皆汲汲貪徇財利以爲致身之資禮義廉恥蕩

然不復張矣是以今日人才極乏風俗極弊生靈極弱而夷狄憑陵莫之能禦職此之由也陛下中和勤儉躬行敦朴苑囿宮室聲色狗馬無所嗜好此聖性卓然自有遠小人之資雖有仇士良數十輩豈能訓導後進以容悅聖心但陛下仁恕有餘而罪或縱釋隆寬廣問而言或聽從故使暬御尚循故態臣何以言之蓋臣嘗論李穀奏狀至詳謂穀不可提舉京城所有其詞痛切不蒙施行臣又嘗論穀於京城所拘占店宅物業沮上皇罪已之詔乞賜廢斥不蒙施行

又嘗論內侍領外局非祖宗之制乞行罷廢不蒙施行又嘗論譚稹招制義軍爲患河東責降昭州極爲輕典乞籍沒其貲產田宅不蒙施行其餘臺諫臣僚論內侍者多矣亦不聞誅一有罪者臣所謂罪或縱釋者此也方都城圍閉諸將守禦賞以勸功豈宜輕舉今日集百官宣府劉延慶轉官明日集百官宣府劉延慶轉官延慶昔有邱山之罪今無尺寸之功不知何以得此恩數但延慶善結內侍人人喜爲稱譽故旬日之間兩宣府制賞及罔功人心不服將士孰

不解體劉光國恃有內援凶悖尤甚毆將作監丞江徵臣與臺屬論列其言不行劉昌國鬧閧鬻卦之人耳遽命以官郎通朝籍參謀守禦與士大夫同列內侍所薦也乘城者或遷秩或錫帶皆內侍所好者或責官或罷職皆內侍所惡者城上今日行某事明日罷之明日又行某事皆出於內侍建明其事無益有同兒戲人莫不笑之孫傅以樞臣總領守禦每爲掣肘不得約束他人爲所陵轢固可知矣臺屬有告臣者曰城上見一中貴姓羅者厲聲謂士卒曰見他官

員不得唱喏亦不得起身凶焰赫然摧壓士類豈不沮忠臣義士之氣乎又有一中貴人據敵樓設臥具甚華麗豈與士卒同甘苦者乎臣於治城子時見都人喧閙欲毆此輩遂嘗內奏乞不差內侍上城面奉從臣所奏已而城上內侍旁午皆因其所請而使之往臣所謂言或聽信者皆此也大抵小人言無忠誠不可信其間又有稍知書者假書史以文姦言此尤爲害且如唐恪聶昌天下皆以爲小人陛下亦用之者恪昌能傅會內侍使之延譽耳故陛下用之不疑

臣竊意陛下遭今變亂必自悔悟不眷顧此曹矣臣近蒙聖旨往開封府檢察受納金銀見陛下親筆付王時雍內侍某人受納內侍某人免勿[illegible]此事既付有司何煩宸翰如此當此擾攘中又聞內侍有為王知章求差遣者是以知陛下眷顧此曹未衰也都城每有變必先毆內侍人情所惡可知矣豈宜曲加恩意使生頭角陛下深居九重日見大臣而已臺諫數請對論事則陛下見士大夫至少而金璫玉貂終日羣侍左右萬一用其言於差除及號令政事為害

不細臣願陛下所以處今內侍宜法唐太宗不任以
事惟責以守禦掃除之職仍復祖宗法官至內殿崇
班即轉出凡奏乞事件並申中書樞密院不得專達
則今日致亂之源庶可消革而再造之邦庶幾有成
矣取進止 靖康二年正月六
日上 靖康要錄

上元祐皇后請下詔播告天下疏

臣伏見都城圍閉以來號令不及於四方凡半年有餘矣民間固已驚疑復因城破之後將士踰城而出者劫掠州縣自守一方京西河北爲之大擾又外路聞二聖北轅皆謂中國無主深慮奸雄竊發有害吾民今已遣使奉迎康王卽位當有膏澤大霈天下則變亂自消然臣見尙書省劄子排辦儀衛置造輿輦尙未了畢旬日之間外有變故安可以不慮陛下臨朝聽政臣愚以謂宜先下詔播告天下使曉然知中

國有主康王即位有日以破亂臣賊子之心以慰海隅元元之望實宗廟之福取進止 靖康二年四月上 三朝北盟會編

錄 建炎以來繫年要 九朝編年備要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曰四月甲戌元祐皇后告天下手書云云先是胡舜陟上疏請后降詔諸路使知中國有主康王即位有日以破亂臣賊子之心遂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書御封付御史臺看詳然後行下

謹案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之文則此疏之上當在甲戌以前三朝北盟會編作十七日丙子似誤

今闕之

上元祐皇后請迎康王疏

伏見宗澤文字稱康王未忍歸朝款謁宗廟竊恐謙虛退託未忍遽當大寶此去濟不遠乞遣京城父老僧道往濟迎請並遣百官前去勸進以見推戴迫切之誠庶幾車駕早至闕下詔依靖康二年四月二十日上靖康要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議建四鎮疏

臣言今日措畫中原宜法藝祖命郭進李漢超董遵誨等守邊之策以三京關陝析爲四鎮拱滑潁昌隷東京鄭汝河陽隷西京恩濮開德隷北京而同華陜府隷京兆擇人爲節帥使各以其地產之賦養兵自衞且援鄰鎮如犬牙相錯又京帑積錢千餘萬緡宜給四鎮爲糴本若四帥得人則隱然爲國長城庶幾中原不失江左可居詔付三省未幾舜陟除秘閣修撰知廬州其議遂寢建炎元年五月壬辰上 中興小紀 宋名臣言行錄 中興

大事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謹案此疏月日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據中興小紀

中興大事記曰祖宗百年禮義廉恥之化其所以涵養士大夫者至深遠矣然以熙甯以來羣小相師滅理窮欲六十年士大夫酣豢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爲憂敗衂迎降而皆不知以爲恥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皆不知以爲辱也而兩河之帥守主將其爲睢陽許遠顏眞卿者不可勝數是雖人之秉彝不容泯沒

亦祖宗所以涵養斯人之澤也所可惜者朝廷規模不立措置乖方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胡舜陟四鎮之說不行乎前李綱招撫經總之事復沮於後故當時無連衡合從相援之勢金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非金殺之也實朝廷殺之也觀徐徽言奏使土豪復故地使之世襲而敵憚之則胡舜陟李綱之計不行豈不惜哉

謹案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等書皆引大事記之文今錄附焉

奏請身守江北之地以護行在疏

金人見侵鑾輿順動使之深入中原往來自如我莫敢抗惟務逃遁何時而已臣願身當江北之地以護行在倘仗天威稍摧敵鋒則生靈休息庶幾有期今淮南羣盜多者數萬少者數千臣欲以本州將兵鄉兵及所降劉文舜之衆其二萬餘人仍更招羣盜須得數萬結之以恩御之以威足以捍敵若其養兵之物與夫屯泊訓練戰陣之方乞容臣赴闕面奏甲申詔舜陟議論慷慨除徽猷閣待制淮西制置使建炎三年

七月甲申上時爲集英殿修撰知廬州　中興小紀

宋名臣言行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續宋編

年資治通鑑　宋史本傳

謹案此疏月日據建

炎以來繫年要錄

乞罷保甲新法疏

伏覩熙甯間王安石當國變祖宗畫一之制創立新法而保甲居其一當時宗公元老如富弼文彥博曾公亮力爭以爲不可行司馬光亦累章數其失安石好勝遂非必欲行之京畿三路不勝其擾元豐年間諸路盜賊蜂起皆保甲爲之本欲禦寇乃自爲寇善良受患惡少得志至元祐間司馬光秉政一切罷去民獲蘇息盜亦銷弭及章惇蔡京祖述安石弊法而侈大之復行之於東南雖不授弓弩教之戰陣然於

一鄉之中以二百五十家為保差五小保長十大保長汪澤案保甲法十家有小保長五十家有大保長十大保長有都保正保副今云五小保長十大保長則大保長反多於小保長恐有脫字誤字一保副一保正號一都凡州縣之徭役公家之料敷縣官之使令監司之迎送一州一縣之庶事皆責辦於都保之中故民當正副必破其家大小保長日被追呼不離公門廢其耕農之業今民遭差役者如驅之就死地必多方曲計以圖苟免吏緣為姦贓賕狼藉富者以賂逃役貧者舉家遠遁臣出守五郡每視訟牒之中理訴差役十常七

八民之惡役如此未嘗不爲之痛心竊原立法之意不過欲便於捕盜耳然盜之小者雖無此法鄰里利害所同必能協力掩捕盜之大者使有此法豈足以當之近時淮西劇盜充斥保甲皆爲俘虜未聞有一縣一鄉而能捍禦者於盜則不能擒制於民則徒有搔擾豈若祖宗時耆長壯丁之爲利乎蓋祖宗時於第一第二等戸差耆長第四第五等戸差壯丁一鄉差役不過三人而已今保甲於一鄉之中有二十保正副有數百人大小保長役者數多免者極少此不

若者長壯丁之為寬也祖宗時所差者長無勢形官壯寄任之限但品官之家則以不該蔭贖人及管莊田人代充其餘家長祇應老疾以次家人充今之差役品官之家及老幼疾病者免焉不若者長壯丁之法為均也惟寬則民不勞惟均則民不怨此祖宗良法萬世而無弊者也昔嘗以此安邦保民致太平矣今尙何疑而不行哉朝廷欲養民力固邦本以建中興之業守臣欲以民之利病告於朝廷皆無先於此者伏望特降睿旨討論者長壯丁之法而行之罷去

保甲以蘇疲瘵之民天下幸甚詔戶部勘當申省紹興五年十二月丙午上時新知靜江府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奏訓練土丁保丁疏

臣前以數十年來武備弛廢土丁老弱混雜嘗乞只就鄉村教習更不分番入州縣已得朝旨於諸縣逐鄉置教場自十一月起教至次年正月罷教輪差縣官檢點今以一路人數計之土丁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人保丁七萬六千一百五十九人若帥臣守法不變易更一二年必爲精兵詔依紹興八年上時爲廣西經略　文獻通考　廣西通志

胡少師總集卷五

宋績溪胡舜陟著　　裔孫培翬編輯

文

責張邦昌反正書

竊覩相公正位非出本心外迫金人兵革之威內念黎元塗炭之苦艮不獲已總覽權綱自居攝以來謙虛畏抑命令起居不敢侔於至尊故自士大夫以至閭閻僮僕翕然稱頌皆知相公忠愛之心堅如金石不肯朝北面而事人夕南面而忘之也此有以知相

公處富貴崇高聊以從權非固執以為已有也今虜人已反其國君臣之大義安可一日而廢相公之高明洞達釋然去位宜不為難第恐姦言熒惑聽聽謂金人為可恃謂天位為不可失謂自古有亡必有興此皆小人輕慮淺謀但顧目前之利不識禍福之機者也本朝自祖宗以來恩德在人至深至厚九州四海豈有一夫不心懷趙氏者自二帝播遷人皆泣血但恨敵國勢強力莫能回所以興滅繼絕報本反始天下正有望於相公若奮發英斷斥去姦言使趙氏

之祀已亾而存此伊尹周公盛德之事名與天壤不朽慶流子孫無窮若曲徇小人之言頓失君臣之義則中原干戈相尋無已生靈屠戮何有噍類相公不得已而登大寶忍復使之若是耶今四方勤王之師雲蒸霧集皆爲趙氏而來豈肯從公號令閉門拒之有同兒戲伏望卽降指揮正其名位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於內相公以太宰治事於外特遣大臣往迎康王明以此事播告將士孰不欣然悅服此實天下之盛福相公卓越之殊勳萬世一時者也伏望採擇

狂愚而加之意焉靖康二年四月四日癸亥　三朝北盟會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新安文獻志

謹案月日據三朝北盟會編

孔子編年序

聖人達而在上者制治之法成於周公聖人窮而在下者制行之法成於孔子周公之制度其詳見於周官之書與五經並行於世可得而考若夫孔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者雜出於春秋三傳禮記家語與夫司馬遷世家而又多僞妄惟論語爲可信足以證諸家之是非余令小子仔采摭其可信者而爲編年凡五卷起襄公二十二年訖哀公十六年自孔子始生而至於終言動出處亦略具矣夫以

天縱之將聖生乎亂世而時無賢君莫能用之故去魯凡十三年適衞者五適陳適蔡者再適曹適宋適鄭適葉適楚者一而復自衞反魯豈苟然哉所以或仕或處或久或速莫非翔而後集色斯舉矣然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者天也非人也如天欲平治天下必有尊德樂道之君出焉而吾夫子見用周公之事業復顯於當世矣故嘗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觀其為中都宰一年為司空二年為司寇三年經文緯武

更制定令內以移風易俗外以折衝禦侮而大邦震慴四方取則則夫子所謂苟有用吾者期月而已可也豈欺我哉惜乎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卒不見其有成豈非天乎當時遊於諸侯有以致弟子之不悅而起後世之疑者莫不以見南子從弗擾佛肸爲非此蓋未之思也業已適其國而南子方用事欲見而不見則其所取辱必有甚於見矣然使聖人屈已而見所不見則天之厄也違天不祥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弗擾佛肸之召欲往而卒不往者明聖人有可

見之道欲爲天下後世訓則不必往矣非從容中道者能之乎余嘗考論語鄉黨一篇見聖人動作威儀之則至纖至悉及其他篇見所謂子之燕居申申夭夭子溫而厲威而不猛子與人歌子所雅言之類皆弟子所記而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了然在人目前學者得以取法也今編年所書七十三年應世之行有出處去就之大節孟子所謂集大成金聲玉振聖知之事舉在是矣善學聖人者必有取於斯焉紹興八年三月壬子績溪胡舜陟序 見本書

章望之傳

望之字民表姓章氏少孤喜學問志氣宏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秘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會詔舉賢良方正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悉中治道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游遊江淮間犯艱苦以營衣食卝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襄怒誣以贓貶望之號泣歷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遂不復仕覃恩授太常寺太祝遷大理評事翰林學

士歐陽修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鎭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僉事建康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令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翺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李覯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誂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遊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傳於世

可惜

其三

萬山回合處葱鬱釣臺峯道義高千古簞瓢敵萬鍾羊裘甘寂寞鳳闕肯從容勿謂狂怒態清風激懦庸

其四

草木紛紛落江山正薄寒雲藏桐子宅波急沈郎灘回首家林遠多愁華帶寬青楓知客恨塗血點林巒

其五

觀山如走馬倏忽千羣一作尋過水從雲際來舟疑天

上坐羈孤猿失羣徑復蟻旋磨五韻寫中腸悲詞成楚些叢話前集卷十三

苕溪漁隱叢話曰先君平日尤喜作詩手校老杜集所正舛誤甚多句法暮年深得其意味

寄倬姪

東輔書初至西宮夜正寒感時嗟阻闊喜汝報平安學耨知兼力辭淳發巨瀾三冬文史足軒翥未應難叢話後集卷三十六

苕溪漁隱叢話曰政宣間京師置四輔郡拱州東

輔也先君時為宗學官從兄孝著名倬登紹興五年進士第遊

學拱輔因有書來先君寄之以詩

秉燭賞梅

蠟烟青繞雪培堆神女疑乘香霧來綽約仙姿明醉

眼横斜疏影入樽罍叢話後集卷二十一

潄玉泉

廣西通志曰靈川縣滑石泉紹興六年胡

舜陟帥桂易名潄玉泉並有詩

奔走塵沙五十程泉聲今夜響泠泠明朝晝鼓催征

騎不使行人仔細聽輿地名勝志　嶺南名勝志
粤西詩載

題靜江府枕流亭

平生壯志在燕然投老南征未息肩鼷鼠發機端可
笑暫休戎馬弄潺湲　新安文獻志　粤西詩載

詩句

人有悲歡頭易白山無今古邑長青　叢話後集
卷十三

苕溪漁隱叢話曰樂天有句云放眼看青山任頭
生白髮其超放如此先君亦嘗有句云云

含桃紅紫鶯聲老宿麥青黃燕子飛　叢話後集
卷二十三

苕溪漁隱叢話曰永叔有句云黃栗留鳴桑椹美紫櫻桃熟麥風涼先君有句云云皆初夏詩也

詞

感皇恩 丐祠居射村作

乞得夢中身歸棲雲水始覺精神自家底峭帆輕棹時與白鷗遊戲畏途都不管風波起光景如梭人生浮脆百歲何妨盡沈醉臥龍多事漫說三分奇計算來爭似我長昏睡

漁家傲 江行阻風作

幾日北風江海立千車萬馬鏖鏖朱彝尊詞綜選本作濤聲急原本作息誤詞綜作急今從之短棹峭寒欺酒力飛雨息瓊花細細穿

窗隙我本我本詞綜作今我綠蓑青箬笠浮家泛宅煙波逸

渚鷺沙鷗多多詞綜作都舊識行未得高歌與爾相尋覓

以上二首俱見叢話後集卷三十九

胡少師總集卷六

宋績溪胡舜陟著　　裔孫培翬編輯

三山老人語錄

苕溪漁隱叢話曰三山老人乃吾先君之道號也

杜少陵羌村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一小說謂有人過驪山夢明皇稱美此二句然子美詩云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乃有秉燭之語則致世之亂者誰邪明皇得不慙乎猶誦其語而譽之可謂無耻

矣此小說之無稽也叢話前集卷六

張平子南都賦淸水盪其胸相如子虛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望嶽詩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借用二賦中字也胸與眥當於山言之或以人言之非也叢話前集卷九

杜少陵重過何氏詩云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西北方言以墮爲妥花妥卽花墮也叢話前集卷十

杜少陵登慈恩寺塔詩譏天寶時事也山者人君之象秦山忽破碎則人君失道矣賢不肖混淆而淸濁

不分故曰涇渭不可求天下無綱紀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於是思古之聖君不可得故曰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是時明皇方耽於淫樂而不已故曰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邱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曰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惟小人貪竊祿位者在朝故曰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

叢話前集卷十二

杜少陵姜少府設鱠歌云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或謂譏姜之慳唐人已有慳風澁雨之語

非也蓋言嚴冬天寒又連日有風黃河冰益厚矣嘗此時而鑿冰取魚爲鱠其意勤甚故曰黃河美魚不易得鑿冰恐侵河伯宮叢話前集卷十三

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云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云一樽春酒甘若飴文人此樂無人知是也叢話前集卷十三

杜子美送嚴武還朝詩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勸以仗節死義也魏野贈王文正公詩西祀東封都了畢好來相伴赤松游贈寇萊公詩好去上天辭將相

却來平地作神仙勸之使退也近世士人與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如此者叢話前集卷十三

杜少陵橋陵詩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先帝即睿宗也憶昔詩憶昔先帝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先帝即肅宗也舞劍器行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推第一遺懷詩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彫枯先帝即明皇也叢話前集卷十三

白樂天寄劉夢得詩有歎蚤白無兒之句劉贈詩曰莫嗟華髮與無兒却是人間久遠期雪裏高山頭蚤

白海中仙果子生遲于公必有高門慶謝守何煩曉
鏡悲幸免如新分非淺祝君長咏夢熊詩注云高山
本高于門使之高二義殊古之詩流曉此唐人忌重
疊用字如此今人詩疊用字者甚多東坡一詩有兩
耳字韻亦曰義不同

韓吏部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作詩題其後其中有
數句不可曉蓋本脫誤也嘗得一善本乃二詩仍多
八字一云晉人目二子其猶吹一吷區區自其下顧
肯挂牙舌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爾雅著蟲魚定

非磊落人湜也困公安不自閒其閒窮年枉智思掎摭糞壤閒糞壤多汚穢豈有臧不臧誠不如兩忘但以一槩量一云我有一池水蒲葦生其閒蟲魚沸相嚼日夜不得閒我初往觀之其後益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百年詎幾時君子不可閒叢話前集卷十七。謹案不得閒不可閒押兩閒字說詳叢話本卷

楊子雲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一本慕作篡退之詩肯效屠門嚼久嫌弋者篡叢話前集卷十七

柳子厚平淮夷雅曰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

以悖太陽言賊以逆取敗最爲精確叢話前集卷十八

唐人以對花啜茶謂之殺風景故荆公寄茶與平甫詩有金谷看花莫謾煎之句叢話前集卷二十二

六一居士喜溫庭筠詩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嘗作過張至秘校莊詩云鳥聲梅店雨野色柳橋春效其體也叢話前集卷二十三

荆公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六一居士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二公皆狀閒適荆公之句爲工叢話前集卷三十六

自來九日多用落帽事獨東坡云破帽多情却戀頭尤爲奇特叢話前集卷四十一

五代時鄭遨茶詩云嫩芽香且靈吾謂草中英夜白和烟擣寒爐對雪烹羅憂碧粉散嘗見綠花生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清范文正公詩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茶色以白爲貴二公皆以碧綠言之何邪叢話前集卷四十六

蘇子由嘗作省事詩云早歲讀書無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蓋省事即省念入道之門也叢話前集卷四十六

性命死生之說老莊論之備矣自秦滅學之後賈誼首竄其奧爲長沙傅有鵩鳥入舍爲賦以自廣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衆人胥惑好惡積臆眞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坻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淡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浮此語自漢以來言達性命齊生死者皆不能出其

右晉宋閒清談推本其言而已漢興至文帝時在朝儒臣惟誼年甚少而學甚博非有師友漸磨之益風俗遷染之效而獨穎然秀出論時政則盡人事論性命則盡天理後世無以復加豈非豪傑乎叢話後集卷一

余襄公有落花詩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香囊可亞於二宋叢話後集卷二十

舊唐史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新史易其語云比爵賞稍易

人心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否非遽亂但人有覬心亂由是生不若舊史詞暢而理順也叢話後集卷二十三

孫元中啓事云好事多載酒殺時念揚雄之句諸公盡登臺省誰憐鄭老之窮對偶亦新奇叢話後集卷三十六

明州妙音僧法淵爲人佯狂日飲酒市肆歌笑自如丐錢於人得一錢卽欣然以爲足得之多復與道路廢疾窮者能言人禍福無不驗人疑其精於術數故號淵三命發言無常及問之掉頭不顧惟云去去有

喪之家必往哭之葬則送之無貧富皆往莫測其意人以爲狂又號曰顛僧大覺禪師初住育王開堂僧倔然出問話人莫不竊笑大覺問顛僧是顛了僧僧了顛荅云大覺是大了覺覺了大大覺嘿然衆皆驚駭一日忽於市相別攜酒一壺至郡守宅前據地而飲觀者千餘人酒盡懷中出頌一首欲化去衆皆引聲大呼云不可於此遂歸妙音趺坐而化頌曰咄咄平生顛蹶欲開臨行爐中大雪眞相至今存焉叢話後集

古詞有絳都春有鰲山綵構蓬萊島之句當云綵締

叢話後集

卷三十九

謹案公語錄散見叢話中今彙錄於右又古詞有絳都春一條原書雖未明云語錄然據稱先君嘗云則亦本語錄可知故并錄附焉

三山老人筆談云汪氏有王淑者窮時嘗給事於書齋見激所爲文亦竊爲之多有警策語汪氏祖義就致之嘉祐二年淑與激試禮部實蘇曾登第之年也淑名偶在曾肈上淑語人曰我壓得曾子固人曰子素無狂語淑曰今日非此狂語安能報我汪參軍耶

後汪氏有門生詩云欲似君家老王淑也一本作敢將狂語報參軍環谷存稿績溪縣志

謹案筆談僅見此一條蓋亦語錄之類汪君手存云此條縣志亦從汪康範先生環谷存稿中錄出耳所云激者即康範先生曾祖所云汪氏祖者名宗臣字漢公由將作監主簿保遷澗州司法參軍激之諸父也又云此條亦見胡柄所撰康範先生世家

胡少師總集附錄

乙巳泗州錄

宋績溪胡舜申撰

王明清玉照新志曰胡偉元邁新安人也攜其父舜申舜申公字汝嘉所述乙巳泗州錄己酉避亂錄二書相示敘儗擾時事頗得其實

謹案嘉慶間修家譜曾得己酉避亂錄於各支譜中而乙巳泗州錄未見也後於玉照新志中得二錄與支譜本均有譌脫曾取張氏照曠閣學津討原本校之近游武林借書於振綺堂汪氏獲見所藏鈔本各一卷譌字獨少遂據錄焉培翬謹識

宣和乙巳予家寓居泗州之教授廳適在寶積門出

門即淮河有友一二人在南山如鄭況仰荀其父爲發運司屬官廨宇在焉以故無三五日予不至南山常時至彼講論文字談說時事是時朱勔父子正得志勢位炎炎每上下京浙則稱往來降御香其實欲所過州縣將迎之勤也是年秋朱汝賢自浙中來以降御香泗州官吏迎於陡山陡山出城四里許在淮南西岸過是無路可行故止於此邀迎其船汝賢傳指揮到城中亭子上相見官吏皆回候於亭及船至亭通名典謁者曰承宣歇息矣候久之令再通曰睡

著矣抵暮方見守倅而已傷觀者見其驕傲皆爲之不平予輩時談此事於南山曰我輩恐未死且看朱氏父子終竟如何其冬金虜入寇抵都城上皇避位日聞京師事不一未幾朱勔首以小船子東下曰勔已放歸田里矣不敢出見人人亦不顧之日有京師權貴與中官下來者頗多皆著皁衫而繫皁條行於街市又幾日曰上皇已在發運司行衙矣人初不信及往觀但見座船一隻泊於河步以結纈壁夾張於船前問之上皇果在衙中侍衛蕭然又數日單馬才

到市上皁衫貴人益多凡前此閹所貴倖宦侍之用事者問之往往在焉俄又聞童貫亦至或有見坐帳幄中黑肥軀幹極大者問之乃童大王也軍馬至皆渡淮駐於南山後聞高俅於南山把隘俅之弟伸亦同在彼因普照覺老請齋於南山始知之是時也把隘南山卽已棄淮之北矣實今日之先兆亦自東京來至南山無控扼之所也俄又聞上皇登發運衙城上之亭觀漁人取魚於淮又旬日上皇移幸而南自是京師士民來者日夕繼踵益知虜兵叩城之事以

上皇益南侍衛自京師而至益盛一橐駞踏浮橋傾倒遂入淮中以負物之重恐必不救也又閱歲時上皇鑾還皆親至塔下燒香每入寺寺中人皆驅出施僧伽鉢盂袈裟至親與著於身先是以普照寺太半爲神霄玉清宮至是御筆畫圖以半還寺寺僧送鑾出城得御筆歡喜上皇初至寺時寺之緊要屋宇還之益多始所還道流盡拆去門窗及再還即并所拆門窗得之道流褫氣矣明年秋予同弟汝士往國學赴試汝士預薦而予遭黜獨還泗州侍親時伯兄汝

明再爲監察御史汝士寓南臺公廨以待省試因再
遭圍悶病幾死葢國學諸生例患脚氣故染是病也
使予是年預薦必死於京師及聞太原失守知淮泗
不可居借船於發運方孟卿遂侍親來湖州船纔過
閘卽潮落不可復開而泗州尋亦亂矣嗚呼金虜憑
陵國家顚危實上之人爲權倖誘惑造成此禍而勔
一人亦在數葢勔乃姑蘇市井人始以高貲交結近
習進奉花石造御前什物積二十年職以充進奉監
司守令或忤其意以故違御筆繩之應造什物皆科

於州縣所獻纔及萬分之一餘皆竊以自潤及分遺權倖以徼恩寵故勔建旄鉞子姪官承宣觀察使下逮厮役日爲橫行媵妾亦有封號勔與其子汝賢汝功各立門戶招權鬻爵上至侍從下至省寺外則監司以至州縣長吏官屬由其父子以進者甚衆貨賂公行其門如市於是勔之田産跨連郡邑歲收租課十餘萬石甲第名園幾半吳郡皆奪士庶而有之者居處園第悉擬宮禁服食器用上僭乘輿建御容殿於私家在京則以養種園爲名徙居民以爲宅所占

官舟兵級月費錢糧供其私用及上皇禪位放動歸田里其假道泗州也遮蔽船門惟恐人知之亦無面以見人未幾淵聖以臺諫論動安置廣南籍沒財產既而取首級家屬悉竄以此觀之宜乎召金虜憑陵之禍而致國家之顛危焉然所以造禍者豈止動之一人耶因思宣和間京師奢侈正盛一相識言曰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亾古人法度之嚴如此是數者有一則必亾豈有兼是數者而復有逾於此焉安得無禍乎未

幾果有靖康之應或曰若如此而無禍則古之言者必妄詩書皆似不足信矣何喋喋焉虗費辭說也耶自念老矣切慮遺忘遂追思所見筆之於冊云

己酉避亂錄

宋績溪胡舜申撰

謹案湖州府志作建炎避難錄似難字義長但各本多作亂今仍之

建炎己酉先兄待制諱舜陟字汝明帥建康與右丞相杜充不相能謹案是歲十一月杜充叛降金充時領兵駐建康充自遣將來奪取經制司錢物待制聞於朝充往往亦知而後奏朝廷知二公不合十月移待制兩浙宣撫司參謀時周望自樞府出爲宣撫望老繆本由八行舉與論軍事率不合先有旨令堅守平江所措置初無可守之計待制有奇謀皆不用金人自廣德由安

吉往錢塘渡江破明越北還假道平江所措置初無守禦者皆知必敗矣待制謂望本司金帛旣盡爲虜人所得曷若爲攜往崑山而北庶可存也望旣遣金帛來吾家始以船附會珏輜重中艤平江齊門翼日到崑山依李閻羅貴羅貴一本作崔賞泊於梅里尋移許浦未幾虜兵犯平江望走靑龍平江城不戰而破諸將如郭仲威輩先虜未至已刼略城中幾無遺望嘗不快於韓世忠是時世忠兵盛權重駐鎮江聞望竄遣將董閔邀虜之閔至許浦以爲望在適吾家老小在

彼閔來見待制遂邀以行始閔將至兵稍遙望皆以爲虜舟率棄船而走吾家船亦留江口命使臣溫宏等守之老小係道弟舜舉姪仔徑走吳興唯予侍家君朝散同待制令人等茫無所之地漫去而已夜宿野人家閔遣使臣來追堅欲吾家還船予謂若虜人則不可從若世忠軍則中國兵且此投戈散地之時往其軍中亦自有所托何爲不可待制以爲然因舉家從以還時已行二三十里連夜從其使臣以還偶天晴及曉才到船皆無恙一簪不失閔乃率待制入

其軍於鎭江葢閎之意虜望不及且取參謀以塞責而閎欲虜望未已也始船未行閎軍船陣列於江唯吾家一船在許浦港口未出江閎乃牽吾家船入其軍趨水而下往青龍必欲得望及至青龍江口聞望已還軍而西閎遂泝江而上之鎭江吾家船同行及至鎭江待制欲見世忠閎遮之不使見未幾遣一船來換意欲取吾船中之米其所謂金帛者未至梅里望已追回矣以諸將不欲令金帛離軍去殆有謀焉有言於望故也得所換之船吾家移過自留少米餘

皆與之本有百餘石所換之船通州船也亦能行江海有篷帆二物亦足用小泊於焦山雜於韓軍雜物船中既至焦山船中隘不可居入寺中占其方丈老幼悉安堵但日游戲於焦山而已時虜已破鎮江日見虜騎馳逐於江岸坐見其焚甘露寺但留雙鐵塔世忠以江船鑿沈於閘口拒虜人之出虜船實不可出以閘口沈船縱橫也宋史本紀建炎四年三月丁巳金人至鎮江府韓世忠屯焦山寺邀擊之世忠軍皆海船陣於江中中軍船最大處於中餘四軍皆分列以簇之甚可觀輜重船皆列於山

後予日登焦山頂觀之山前但見作院等船耳工人
爲兵器於寺前又有鎮江見任官及寺中之船皆泊
於寺前太守李汝爲亦在焉汝爲亦韓軍中人世忠
命爲太守者也三月十七日晚東北風作至夜益甚
江中飄水皆成冰予嘗夜獨宿船中守行李時吾家
復有一小船同泊以行李載不盡故也是晚予上船
遣人提空籠相隨欲入船搬移衣物又移錢百千入
太船已昏黑風大船蕩不可卧梢工姓朱通州人夜
將半呼問朱梢船如何朱曰風大甚夜益深但聞朱

梢焚香於神前有禱祈護衛者復問朱云如何朱曰風大了不得也問吾小船安在曰不見久矣隨風以去也是日晝予觀大船之矴索其外似已舊爛其中一截斬新予嘗語朱此船藉此索為命何不倒索而用之卷其舊者於裏出其新者於外庶可恃以牢乎朱曰此當然予曰明日潮來水滿可令近岸倒其索朱許之至是風作之甚又思其索舊且朽愈不遑安是時虜兵在南岸矴索若斷必隨北風至彼當碎身與船於虜手矣船為風震不得睡思之惶恐無限及

曉幸吾船無恙但不能舉頭以惡心故也朱梢尋以面湯來亦不能用及伸首船外視以焦山之前唯吾一船而已餘皆不知所在遙視趙都監者步履於山上如神仙中人點心時待制以予在船中遣小舟來因得登焦山之岸其去死亾一髮耳予尋躋山頂望世忠軍極目江中無一船之存輜重在山後者亦略不見其一又一二日山前之船稍集先是世忠旣塞閘口之河虜人乃別開一河出江焦山初不知之至是早食時有虜船兩隻出在江但望見其船上黑且

光耳必是其人衣鐵甲也此間船皆起矴以走是日世忠家私忌予入方丈見諸方爲佛事未幾諸僧皆在船中凡在山之人皆已登舟府官之屬亦然予家亦皆登舟隨例起矴以下至垂山風適順乃令朱梢張帆順流而下韓軍望見吾家船去有呼住者予令勿應時船中有韓軍二卒亦令船住復勿聽二卒蓋世忠令守吾家者也行稍遠始語二卒待吾家至蘇湖郤以金帛遣汝回否則無好到汝也二卒顧勢不可住乃俛首從之船過圌山風正順夜過江陰曉抵

福山不知其幾里福山別得船又正北風作抵常熟過平江至平望入平江城市並無一屋存者但見人家宅後林木而已菜園中間有屋亦止半間許河岸倒屍則無數出城河中更無水可飲以水皆浮屍至吳江止存屋三間其下橫屍無數垂虹亭橫橋皆已無止於亭下取得少水堪飲自吳江而南有浮屍益多有橋皆已斷其處屍最多後問之云虜騎推人過皆死於水時燕子已來岸無屋可巢吾船用帆乃銜泥作巢於帆緣岸皆爲虜圍云虜人緣岸泊故也所

殺牛頻頻有之其骨與頭足竝存但竝無角必虜人取以去陳思恭所擊虜船沈陷者尚有數隻於第四橋之南思恭用望軍統制官也待制嘗語望云樞密必欲守平江莫若移軍吳江據太湖天險吾輩以中軍扼其前使諸將以小舟自太湖夾擊之可必勝望不主其議但令召諸將議之及諸將畢集望命待制語方略諸將不從咨諸將如郭仲威輩皆賊魁喜亂志在爲賊而已思恭兵最少居下聞此謀躍而前曰待制之言甚善思恭願爲先鋒自餘不從竟已及虜

過吳江思恭不白望自以兵出太湖橫擊其尾及中軍係虜之民聞兵至皆爲內應縱火焚舟幾獲四太子者思恭雖勝望怒其不白然竟與遷官所沈虜舟凡半年許尙在河中吾家船至平望方欲首西以行東風又發又一帆至吳興時望軍已駐吳興矣凡曲折得風自垂山至吳興眞天以相吾家也老幼皆安然而歸始見弟姪已抵吳興旬日待制乃遣使臣以書與信寄謝世忠董閔輩因送二卒往仍取行李告敕之寄於軍中者既取以歸聞世忠舟師敗於虜人

始虜在鎮江不可出江即陸往建康嘗聚吾宋士大
夫令籌所以破世忠軍皆云海船如遇風不可當船
大而止且使風可四面卒難制如風使舟耳卒難搖
動虜然之選舟載兵舟構七八乘天曉風未動急搖
近世忠軍以火箭射之各救火不暇又無風船不可
動遂大敗陷前軍十數舟自餘得遁葢世忠初知虜
人往建康亦泝江以舟師與對壘時議者固已非之
曰兵法勿迎於水內半濟而擊之利今乃迎之於水
內安有利也矧予在焦山見世忠陳兵江中而鎮江

江卩山上有兀立不動下視吾軍者世忠船特大早晚諸將來稟議絡繹不絕皆用小舟明知大者為世忠自餘五軍船歷歷可數吾嘗自念吾軍中事虜人莫不目見耳聞而虜人賊中事吾軍略不知之亦可慮矣終抵於敗何智術之疎耶於是虜人安然渡江北歸然世忠進官加恩猶自若也不數月待制守錢塘世忠入覲時車駕駐會稽待制所待世忠良厚世忠大喜御恨前此失於一見且詈董閎為之障閎來謁亦有慙色聞世忠將入錢塘界謂閎曰胡待制今

卻相見如何閔無語但愧汗而已世忠所攜杭妓呂
小小卽以附志初小小以有罪繫於獄其家欲脫之
投世忠世忠偶赴待制飲因勸酒啓曰某有小事告
待制若從所請當飲巨觥待制請言之卽以此妓爲
懇待制爲破械世忠欣躍連飲數觥會散攜妓以歸
妓後易姓茅

吳門忠告

宋績溪胡舜申撰

范成大吳郡志曰開胥蛇門議胡舜申所作其說甚詳今具載之舜申乃舜陟之弟也通風土陰陽之術世所傳江西地理新法出於舜申紹興間自績溪徙居吳暇日以其術行四郭而相之以爲蛇門不當塞作吳門忠告一篇

謹案汝嘉公著有陰陽備用十三卷見直齋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今不傳據書錄解題云此書本爲地理形法而諸家選時日法要皆在焉吳郡志謂其通風土陰陽之術以此公尚有雜文載家譜中多及地理說其修譜序一篇述先德最詳茲敬錄於後又汝士公著有盱江志

延平志見書錄解題劔津集見宋史藝文志今皆不傳汝士公諱舜舉亦少師公弟也

吳城以乾亥山爲主陽山是也山在城西北屹然獨高爲衆山祖傑立三十里之外其餘岡阜纍纍如羣馬南馳皆其支隴城居隴前平夷如掌所謂勢來形止全氣之地也如祇自城中觀之則城中之地亦唯西北最高是乾亥無疑乾爲天亥則紫薇帝座所次是爲貴龍此城既主是山法當用金局乾亥於大五行屬金故也山如此水則當與山相應此邦水勢自東南貪狼西南及正西武曲以至西北巨門等位來

其來皆聚於太湖由正北廉貞及正東東北祿存而去以入於江而歸之海其來去無一不合金局之法故自古常爲大郡國今爲行都藩輔而吳中人物繁夥冠蓋崢嶸所以常甲於東南今觀水之流派常自閶盤二門入卽西南西北水也由葑婁齊三門出卽正東正北東北水也其於來去之法固合然所以導迎善祥氣者尚有缺然葢胥塘自正西帝旺來是謂武曲之水本由胥門入運河自吳江東南長生來是謂貪狠之水本由蛇門入頃歲乃塞胥蛇二門而生

旺之水遂不得朝鄉城中此其爲害明陰陽風水者常歎惜於斯胥塘之水尙由閶盤二門委曲而入城東南長生之水乃環城而東徑由葑門之外以出於城中了不相關此尤可歎惜故自頃以來城市蕭條人物衰歇富室無幾且無三世能保其居安士宦達者比承平時寖少至建炎之禍一切掃地至舉城無區宅能存數百千年未有之也按地理法生旺二水利害最切猶人身氣血榮衛今壅絶之能安强乎明知者願圖回其事復開二門導水入城以幸此邦可

也胥門適當姑蘇新館勢不可動又武曲但主財富而已蛇門之水爲貪狼主文筆官職之事於理爲重復開之便政和修城於諸故門雖已塞然皆刻石於右以識今石刻具存但龔府圖之誤以蛇門爲赤門爾蛇門在城之巳方故以蛇名赤門以在城正南至陽之地其義可考況蛇門直南正對吳江運河今舟船自南來非東入葑門即西入盤門皆迂遠十數里於水行非便昔吳王闔廬始作城伍子胥實規畫之立陸門八以象八風水門八以象八卦其後諸門閉

閉不常吳時欲以絕越遂不開東南門即蛇門也不知塞絕生氣故終爲越所滅茲亦明效大驗至吳晉李唐時諸門未嘗不開故左太冲賦吳都有通門二八水道陸衢之語劉夢得詩亦曰二八城門開道路故晉唐時吳下最爲雄盛今所啓門者五餘皆閉塞而甚不可塞者唯蛇門究所以閉塞圖經之說爲其多途艱於守衛幾禁噫抑末矣今淸蹕暫駐錢塘吳尤當開東南之門以伸朝拱之義焉吳城門不常啟閉舊矣昔年蓋嘗於八門之外又開赤平二門而葑

門陸衢葢嘗塞矣范文正公守郡始命闢之往來至今爲便誠能遠跡晉唐近效文正復闢蛇門東南虛秀之氣疏導迅發儒道利亨文物之盛非復今日吳下矣

吳郡志曰乾道甲申冬直祕閣沈度守郡與舜申舊同寮知其說心善之明年春邦人以爲請度卽命官吏行視其處將以十二月乙丑啓蛇門部置已定會屬邑輒呼帶郭民戶悉具畚鍤剋期赴役號召隱然有異意者以爲擾民度避謗乃止淳熙

乙未春祕閣修撰韓彥古起復爲守其秋邦人申前請彥古欣然從之卜以九月十二日庚寅差役八月彥古罷是時舜申年八十五矣慨然惋惜謂天時人事難合如此復爲後序告來者詞贅不錄

乾道重修家譜序

辛酉歲舜申營墳黃巖次年春克襄大事偶十七兄以宗支圖來舜申得之喜遂作此譜此紹興壬戌自始修之譜五世祖以下大書行第而稱祖考伯叔兄弟皆舜申所稱者旁註名字或仕宦則書出身或登第則書其

年見存者止書所任官職已卒者詳書所終所贈之官婦人封號類此以至男所娶之婦女所嫁之壻無不書之凡名字之類或有闕者舊所失記從而闕之自爲此譜雜次書籍中族人皆未覩也乙酉夏寓居姑蘇暇日檢故書得之試一讀恍若夙世所爲遊戲甲子幾二十五年因念此譜所以紀支派統族屬別尊卑曷可獨藏比見士大夫家有譜牒者五年十年一修族大則遇閏一修兒吾族蕃衍失修久矣又念吾家自釋盜賊之後譜牒鮮存諸族兄惟十七兄無

恙好學多識年已六十最知古事嘗以宗支問之乃
作圖見示厥後年幾八十下世舜申今年七十有五
餘齡未保若此譜泯滅則後生必不知其所自出於
是卽舊本而續之然因修譜竊有悲有慶何哉吾家
在唐朝已雄於財逮國初亦蔚爲富室至吾高祖以
來東西街居崇仁坊而敦禮坊汪氏亦盛兩家東西
角立世爲婚姻所居之地各占半縣績溪言望族者
惟胡氏汪氏縣令趙企循道有詩云安定平陽祇祇一
本作續兩家苕溪漁隱叢話趙企字循道大觀間嘗宰績溪蓋紀實也吾家自

嘉祐迄熙甯二伯祖十一伯祖與縣尉皆早世諸伯
叔義居十五年偶州縣差上戶爲衙前押綱至京師
敗產剖家爲八皆不失爲中家然人各自爲家歷歲
之久興衰見矣綿延數十年雖溫燠者寡而貧窘者
多猶依餘潤悉能樹立異時爲東齋於大樓前卽家
塾也諸子弟誦修其中三兄文學爲之領袖及三歲
皆頭角嶄然類有榮望宣和庚子冬盜發幫原連陷
數州明年冬犯績溪吾家伉儷之居高樓廣廈延袤
數百間尺椽片瓦一夕煨燼骨肉驚散雖渡江逃避

不聞死於草竊者第賊平後疫氣流行乃多已病亾一二年間老幹蠱與夫爲儒者幾盡蓋一經大變平昔坐食子弟固無幾而生計皆爲茫然官放租稅累年至是官復徵收無以輸納旣公私不辦遂傾弗支往往流落異鄉身世單弱此外間諸房事原注當時謂二伯祖十一伯祖之後爲外諸房以居巷之外八家所居同一巷人謂之胡家巷至今未復吾縣尉之後亦衰歇多矣上益上益二作向蓋人口數多而今甚鮮有居鄉莊零丁困窶者有出仕居異鄉者止歷一二任卒就衰槁由是八家壞至六七此又使人悲傷

不已內外諸房承家襲業亦循規守矩第以近世所
葬墳墓或在或移不能悉如其舊本根既乖枝葉豈
得以榮此又使人痛惜者也所可慶幸者吾兄金紫
之後爾當八房析居之初吾縣尉之後三家合為一
同居巷之西屋宅相聯於時法曹已捐館十九伯主
家金紫乃游學江浙寓杭湖饒最久皆學館盛處及
聞朝廷建大學行三舍自饒徒步往京師就補入學
升內此下疑有闕文陰陽符合之事如際上蘗祈佳氣固在
黃巖管城並為佳城議地理者皆予之鬱葱所發恐

他日秀傑者嗣有其人凡此皆所謂慶幸者也雖然以人事言之舜申昔聞二伯祖十一伯祖與縣尉皆長厚里諺有東胡三佛之稱蓋以仁而富者兄弟雍睦嘗於宅之偏鑿池築閣名以棣華爲游樂之所士大夫題詩稱美者標盈梁棟遂輯成卷帙嘗作文以紀其事十一伯祖亾明年春縣尉哭於墓哀甚仆地幾絕其友義之篤鄉評嗟異此嘉祐以前事其餘潛德美行舜申輩既不獲逮事亦所罕聞然聞縣尉官鉛山時諫議羅公拯爲邑長古君子與吾縣尉愛敬

如兄弟有通家之好秩滿之久羅已通顯亦往還如
家推此則吾祖淳德君子也故以理卜之吾族雖中
衰其後豈不復昌盛乎然餘慶所滋專萃吾金紫後
不可不謂之慶幸矣舜申觀先君源流嗣續有足以
致昌盛者蓋其平生秉德立行綽有父風自幼即以
孝聞親歿十九伯主家事兄如事父其行已一本於
至誠未嘗矯飾雖起居飲食悉有常度喜言人之善
恥聞人之惡居家處衆有不如意初無慍容遭横逆
常嬉笑受之獲盜反為隱蔽雅性不好財利兄弟分

財已獨於產業外一毫不取時已獨未娶當有聘財
而迺不求雖已業亦棄之而遊學他州自饒趨京家
得裒囊十縑而已好學喜文則終身以之此類名言
不盡亦可謂淳德君子矣其視前人殆如詩所謂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乎是以乃祖乃父奕世流芳實有
以子孫慶幸而萃專在一門信乎天不妄予也凡爾
子孫克昌於後一有成立詎其與之敢不欽承舜申
爲是思念罔極之德日夜感戴不涯自以鈍質模擬
高蹤而修身行已汞蹈於繩墨常恐有一墜失以辱

先德每以是語諸後生欲其各家修省以報先德而增光吾族後生其勉諸雖人禍福惟人所召善惡在人所積世所謂慶幸豈獨萃乎一門顧人遇事設心措意所以召之積之何如耳若修爲得理則慶幸日新此非有分於貧富貴賤世所作報悉如影響凡吾宗盟亦宜勉此吾於今年最高實爲族長旣修此譜因貽書吳興續溪詢二宅後生行第名字之類命男偉編修之但諸宅子孫零落幾盡所存惟吾金紫之後今僑居浙西者又四之三老者固自思鄉夢寐不

悤後生輩不識鄉里不知舊事故詳述聞見附於世譜之末使吾族皆知之復錄數十本房散其一使承其傳後之子孫能十年五年一修之是吾之志也宋乾道元年歲舍乙酉夏五月端陽裔孫朝議大夫舒州府判胡舜申汝嘉敬書

宮詞集句

宋續溪胡偉撰

朱彝尊序曰上元倪檢討闇公得十家宮詞於肆中益以宣和御製三卷胡偉集句一卷蓋猶是宋時雕本予見而亟錄其副會山東布政司參議胡君循齋以轉運至潞河屬其復鋟諸木鋟未竟而闇公歿于官其仲子亦夭求宋本不可再得藉胡君之力而是書以存誠厚幸也摘鈔

厲鶚宋詩紀事曰偉字元邁嘉定間新安布衣寓吳中有宮詞集句

謹案元邁公汝嘉公之子少師公之姪也培翬初從宋詩紀事中得其宮詞集句六首後聞有全帙百首訪之十餘年不可得今吳門陳君碩甫爲余從藏書家假得康熙間舊刊本錄出全詩并摘鈔朱序郵寄與余欣獲全帙遂編入少師公集後附梓以傳家譜載公以蔭入仕由天台縣令歷升江西宣撫使宋詩紀事謂爲布衣非也

清曉丁東集珮環 吳可 數行鴛鷺各趨班 和凝 太平天子朝迎日 王建 日繞龍鱗識聖顏 杜甫

雞人唱曉五門開 羅鄴 宮女更番上直來 花蘂夫人 御仗催班元會集 王禹玉 遙聞索扇一時回 王建

鑾輅青旂下帝臺 武平一 萬方懽忭一聲雷 薛逢 香飄

合殿春風轉杜甫日捧南山入壽杯羅鄴
今日風光好更新戴叔倫酥盤金勝自生春晏同叔中官
逐院傳宣賜張文潛因進詞來謝聖人王建
鼇山燈火亘天明蔣穎叔樓下人呼萬歲聲彭器資共聽
鳴鞘雲外過曾子宣熙熙春物慶昇平曹元寵
四部仙韶下玉清吳可沸天簫鼓奏歡聲錢穆父人聽
鈞樂迎三殿張芸叟珠翠雲隨鳳輦行器資
天晴宮柳暗長春杜甫又是官家降誕辰花蕊嬪御
稱觴呼萬歲宋白年年願奉屬車塵趙彥

青郊迎氣肇初陽馬懷素繡女應知綵縷長吳可睡起
捲簾無一事張泌綠窗珠箔繡鴛鴦權德輿
翠輦尋芳正是時楊大年爭先院院製春衣吳頤承恩
待宴無閒暇白居易却踏金蓮步步歸宋白
披香仙殿試春衣同叔等候官家未出時花蘂整了
翠鬟匀了面宋子京大家裝着鬭時宜禹玉
春妍况在禁烟前邵堯夫歌舞淹留玳瑁筵李白每日
日高祇候處花蘂聖人先散與金錢王建
清明時節好烟光來鵬聞道抛毬喜更忙石延年一度

出時拋一遍 王建 舞裲挼盡繡鴛鴦 李愼言

梨園弟子簇池頭 花蘂 笑倩傍人認繡毬 愼言 却折

花枝斜揷鬢 古詞 不搽紅粉也風流 法秀

上皇春醉聖情歡 宋白 今日春無一半寒 陳去非 宣索

教坊諸妓樂 花蘂 花邊立馬簇金鞍 杜甫

上皇正在望仙樓 元稹 半下珠簾半上鈎 王建 回望

苑中花柳色 花蘂 豔陽光景簇神州 和凝

苑中天子愛巡遊 戎昱 水殿東西夾御樓 宋白 中尉

傳宣三日宴 王建 夜闌猶自泛龍舟 禹玉

芙蓉深苑鬬鞦韆 沈存中 暗喜風光似昔年 韋莊 雙手
向空如鳥翼 王建 寶釵長欲墜香肩 孫光憲
馬上嬌娥趂寶毬 吳可 青絲飛鞚紫花騮 禹玉 世人
有眼應未見 岑參 遍遍長贏弟一籌 花蘂
春風不改舊年華 王震 盡放宮人出看花 王建 汗溼
紅粧行漸困 花蘂 猶將歌扇向人遮 李易安
春風不暖不寒天 居易 游賞無時列御筵 花蘂 常愛
惜花花下唱 禹玉 一枝花影弄嬋娟 吳可
內人曉起怯春寒 徐仲雅 獨向堦前索牡丹 王建 本是

沈香亭裏種 張湜 六宮爭插鳳凰冠 張敏叔

牡丹移向院中栽 花蘂 紅藥先從殿裏開 武平一 後苑

樂聲催引駕 禹玉 星連飛蓋兩宮來 曾子開

海棠花發盛春天 花蘂 一日三回到水邊 居易 方信

承平無一事 張籍 月華池上駕龍船 宋白

花如血點水如油 宋白 上苑春深奉聖游 趙昌言 宮女

競來池畔立 花蘂 蜻蜓飛上玉搔頭 李商隱

參差樓閣半天中 尹潛 宮柳垂垂碧照空 張安國 獨卷

珠簾望春色 李元膺 倚欄人在水晶宮 黃晃仲

扶踈花卉嫩涼時 吳可 便遣宮娥舞柘枝 宋白 青錦

地衣紅線毯 花蘂 左旋右轉不知疲 居易

殿前香騎逐飛毬 張籍 一樣眞珠絡轡頭 禹玉 誇道

雞人唱罷曉曨聰 李賀 翡翠屏開繡幄紅 李泌 強整

嬌姿臨寶鏡 李洵 可憐姿態動春風 羅虬

玉人春困倚東風 曾子固 一隻橫釵墜髻叢 毛熙震 白日

睡多嬌似病 王建 起來嬌眼未惺忪 周美成

九重爭遣外人知 王建 院院春閒盡學詩 吳可 材藝

足當恩寵別 花蘂 尋常詞翰亦清奇 孫僅

雲薄羅裙綬帶長 毛熙震 臉紅眉翠入時裝 羅虬 承恩

獨上南薰殿 杜甫 只有金蓮步步香 李膺仲

法曲新聲出禁坊 沈文通 齊言此夕樂未央 張籍 可憐

半夜嬋娟影 齊己 照得歌塵下燕梁 鄭谷

燕蹴飛花落舞筵 杜甫 六么催拍盞頻傳 永叔 殿頭

日午搖紈扇 花蘂 時得徘徊翻座前 吳可

芙蓉點露一枝開 南卓 疑是仙宮旋折來 秦韜玉 準擬

內家遊後苑 吳可 水心樓殿勝蓬萊 花蘂

水心高殿接蘭塘　宋白　雨灑朱簾滿殿涼　王建　笑倚瓊欄無一事　吳可　薰風時送芰荷香　古詞

秋天如水月如霜　宋白　鳳腦清燈照洞房　韓偓　但是一人行幸處　花蘂　水晶山枕象牙牀　易安

挑盡殘燈秋夜長　居易　殿門放鑰待君王　張籍　粧成只是薰香坐　王維　不住薰籠換好香　王建

珠簾不捲夜來霜　王昌齡　房院爭燒篤耨香　元寵　今夜聖人新殿宿　花蘂　燭籠左右列成行　張籍

初冬處處火爐開　張文潛　齊獻南山萬壽杯　禹玉　按罷

霓裳歸院去花蘂　獨拈香筯撥紅灰禹玉
東閣官梅昨夜芳杜子民　宮人競試落梅粧元寵　曉鐘
聲斷嚴粧罷花蘂　屏障腰肢出洞房膺仲
映林先發幾枝梅元稹　準擬君王便看來王建　競走
巾車迎鳳輦吳可　殿前排宴賞花開花蘂
內人接續報花開王建　不費君王羯鼓催呂居仁　近侍
婕妤先過水花蘂　早來觀賞暮方回宣和
美人弄鏡揷梅花鄭毅夫　抹月披雲自一家饒節　三十
六宮春信早蔡文饒　不應青女妬容華洪玉父

霜風凜凜雪漫漫 韓子蒼 玉殿無塵玉甃寒 文潛 樓上
美人相倚望 王建 密邀鑾駕曉來看 吳可
先排法駕出蓬萊 王建 宮女侵晨探幾回 花蘂
上樓同看雪 文潛 廣寒宮闕玉樓臺 芸叟
素綃飄灑作宵寒 禹玉 玉笛橫吹不整冠 尹潛 閉戶
莫教風埽地 子瞻 大家留取倚欄干 鬼仙
新生帝子浴漪蘭 宋白 頻奏仙韶喜誕筵 吳可 願上
玉宸千萬歲 禹玉 大家恩賜洗兒錢 吳贖
明粧麗服奪春輝 李白 準擬傳宣看洗兒 吳賾 包子

屢供人更巧 吳可 一番時樣一番宜 禹玉

小桃破蕚未勝春 子瞻 傾國傾城總絕倫 羅虬 近被

天恩知姓字 王建 掌中貪見一珠新 杜甫

釵頭冰玉刻蛟螭 元膺 深注唇兒淺畫眉 子瞻 連夜

爭傳新樣子 吳可 人間俗眼未曾窺 禹玉

穩小弓鞋三寸羅 趙德麟 新粧巧樣畫雙蛾 元稹 今朝

却得君王顧 柳公權 從此椒房寵更多 薛能

雲想衣裳花想容 李白 偏承霄漢渥恩濃 錢起 朝朝

結束防宣喚 王維 宣入蓬萊第一宮 吳可

宮人早起笑相呼 王建 昨夜邀歡樂更無 杜甫 龍笛

鳳簫歌舞遍 韓持國 等閒妨了繡工夫 永叔

日高房裏學圍棊 花蘂 背面臨虛鬬打危 王建 盡對

君王稱妙手 花蘂 風流不禁外人知 吳可

小小宮娃性格殊 吳可 摴蒲冷淡學投壺 花蘂 衆中

遺却金釵子 王建 未至妨人作樂無 魯直

坐對明窓一炷香 謝無逸 家常愛着淡衣裳 王建 後宮

歌舞全拋擲 花蘂 權戴金冠奉玉皇 宋白

欲得金仙觀裏居 王建 此情常與世情疏 魯直 二時

粥飯隨緣飽 饒節 仙韻悠揚學步虛 吳可

欲趂中元寫道書 吳可 幾回抛却繡工夫 秦韜玉 待天

春暖秋涼日 邵堯夫 保得晴明強健無 白居易

銀臺金闕夕沉沉 居易 歌待新詞促翰林 元稹 誰傍

宮牆偷記譜 吳可 姮娥歸處月宮深 李逢吉

翠木陰陰白玉堂 王仲至 新翻酒令著詞章 花蘂 揮毫

不似人間世 王平甫 青史無勞數趙張 杜甫

年初十五最風流 花蘂 乍到宮中憶外頭 王建 飛燕

不知腸欲斷 梁瓊 將離處處度春秋 魯直

病對椒花祇自憐 劉長卿 憶陪游豫入新年 永叔 內中
數日無呼喚 王建 繡被焚香獨自眠 許渾
翠翹紅粉尚爭春 郭功甫 無奈宮中妬殺人 李白 翠輦
不來金殿閉 雍陶 君恩和涙落埃塵 李泰伯
彩雲易散月長虧 易安 寵辱斯須不自知 居易 回首
昭陽天樣遠 朱希眞 泪紅滿面濕燕脂 永叔
又見灰飛報立春 呂次儒 鑾輿咫尺無音塵 高荷 新愁
只向東風亂 永叔 玉瘦香銷翠黛顰 范諷
逢春輒莫上迷樓 元膺 幾度恩情幾度愁 陶弼 欹枕

有時成雨夢 賀方回 此生身世任沈浮 王介甫

內人相引看紅枝 花蘂 春過門前爭得知 梁瓊 起凭

闌干各垂淚 許渾 萬愁千恨過花時 劉媞

九重城裏百花時 朱白 滿眼春愁只自知 張籍 淚眼

問花花不語 永叔 愁吟翻念柳張眉 王元之

料峭輕寒尚着人 杜子民 半殘紅粉不收勻 毛澤民 無情

有恨人知否 皮日休 又過梅花一度春 希眞

月牕花院好風光 顧瓊 花壓欄干春晝長 溫庭筠 病眼

看花渾似夢 張會川 幾多深恨斷人腸 易安

花外欄干壓翠簷 禹玉 年年三月病厭厭 韓偓 回身
掩淚看花立 崔公遠 漏轉歸來月上簾 德麟
春風掩淚別明光 李朴 燕舞鶯啼空斷腸 子瞻 滿院
花飛人不到 張窈窕 羅衣消盡恁時香 易安
無情風雨等閒多 永叔 永巷年年怨綺羅 李商隱 翠被
任熏應不暖 德麟 厭厭此夜奈愁何 方回
宿雨初晴春晝長 羅虬 時光潛去暗凄涼 韓偓 偷啼
自搵殘粧粉 廖明略 空凭危樓到夕陽 潘閬
沈沈金鑰鎖春風 鄭維心 惆悵金輿尚未通 張祜 蛟髩

鳳釵慵不整李先主人生長恨水長東李後主

臺閣層層倚半空羅鄴年年春恨渺無窮呂次儒曾緣

玉貌君王寵劉得仁往事閒思若夢中潘閬

早爲慇懃學素粧周開祖便應羞着舊衣裳羅虬玉釵

不插粧梳淺李賀淚濕春風眼尾長鄭彥能

妬令潛配上陽宮居易漏眼離傷祇自攻介甫欲問

皇天天更遠楊衡謾將閒淚對東風羅隱

上陽空鎖夕陽春羅鄴輕小從誇似燕身羅虬玉枕

祇知長下淚李季蘭舞衫歌扇只生塵子瞻

屏掩春山夢不成 禹玉 幾回宮漏出三聲 吳可 可憐

新月爲誰好 介甫 斜倚熏籠坐到明 王建

楊柳陰中引御溝 花蘂 十年塵事到心頭 陶弼 御溝

流水東西去 陳子高 也向宮前咽不流 裴度

滿眼春愁只自知 文潛 且無閒事惱心脾 堯夫 經年

不見君王面 羅隱 萬一皇恩下玉墀 杜甫

本來身世祇如浮 崔塗 暗覺年光似箭流 許渾 獨凭

欄干意難寫 崔櫓 蛛絲網斷玉搔頭 李漢老

宮中未識大家愁 王建 天與恩憐不到頭 楊繪 向晚

誰知妾懷抱 唐川蛾 玉堦金閣數螢流 崔顥

十二珠簾不上鈎 美成 朝來對鏡嬾梳頭 季蘭 姿顏

未改君心改 居易 莫道心癡不解愁 子蒼

玉簫無復理霓裳 薛昭蘊 多下珠簾閒了窗 杜牧 何事

黃昏尚凝睇 崔珏 含情欲語淚雙雙 梁瓊

宮鎖玲瓏閒殿門 禹玉 晡時堅坐到黃昏 韓愈 無由

復得君王寵 張籍 看破屏風數淚痕 希真

愛絕恩移當奈何 張會川 閒愁也似月明多 易安 羊車

一去空餘竹 李漢老 潛問君王記得麽 李白

綺羅纖縷見肌膚 永叔 道院秋眠對綺疏 朱忻 萬苦
千愁人自老 少游 算來好事不如無 潘閬
相思中夜起悲歌 介甫 銀箭金壺漏水多 李白 夢又
不成燈又盡 永叔 月明如此奈愁何 呂居仁
萬重心事幾悲傷 杜牧 嬾對菱花暈曉粧 韓偓 歲月
如波事如夢 秦韜玉 不堪閒坐細思量 李後主
春往秋來不記年 居易 莫愁人事莫疑天 文儒 金輿
玉輦無行迹 李遠 花有重開月再圓 古詞
前歡如夢邈難求 曾夫人 物換星移幾度秋 王勃 可惜

年華容易過杜光庭　夕陽偏照古今愁王平甫
十二重門閟洞房晏同叔　閟來無處不思量王建　君今
誰得長相棄張籍　宿粉餘薰尚未忘楊繪
當時人道便承恩潘閬　悵望羊車幾斷魂錢昭　左抱
琵琶右揮手居仁　分明怨恨曲中論杜甫
八年未許承丹墀子蒼　說着瑤臺淚便垂韋應物　明月
自來還自去崔櫓　銀釭空照不眠時李蘭
一年冬至夜偏長居易　空聽鈞天夢帝鄉介甫　夜半
無燈還不寐薛能　愁心和雨到昭陽劉媛

粉薄香殘恨不勝 來鵬 朱扉盡日鎮長扃 李先主 曉來
風色清寒甚 崔浩 直送淒涼到畫屏 易安
懷抱何時得好開 杜甫 獨含惆悵上層臺 杜牧 宮中
羯鼓催花柳 子瞻 偏送愁聲向妾哀 唐女常浩
離宮漠漠樹重重 羅隱 一曲梅花萬感濃 黃晃仲 誰信
人間多少恨 希眞 陽臺雲雨去無蹤 胡曾